



諸子彙函



十後



門 91
號 14
卷

○○○堯問篇

荀子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

歸恐天下不致

而取之也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

宗方城曰史補

下自來

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微之事也執一

堯其仁如天其

如天地

言精專不怠而天下自歸不必致執一

日望之如雲在

變易時也

行微如日月不見似于細微

心于天下加志

意止之日也

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

義士德博而化

見天下

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

所對

與不治直似舜則

可舉而致之令有道天下盡歸

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

武侯文侯之子吳起

荀子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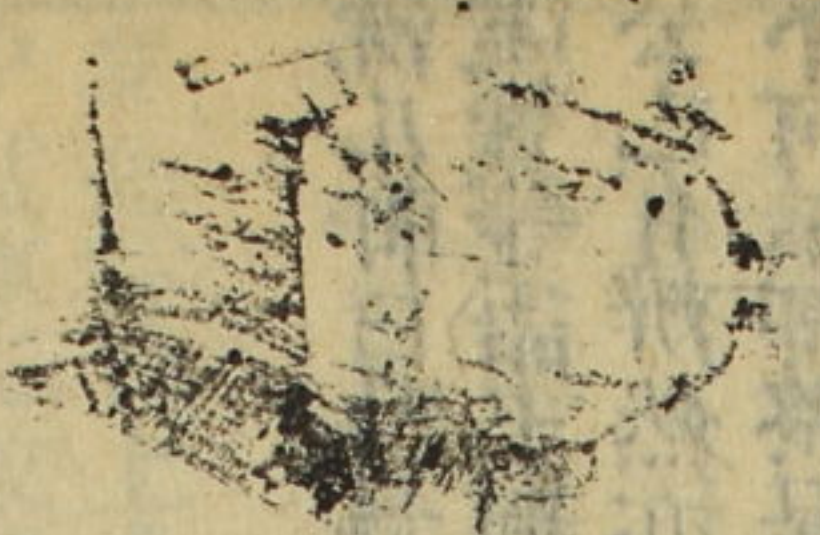
堯問

荀子

卷十

沈君典曰以楚莊之憂色折武侯之喜色且規君能自得師起之進言可謂思而異者宜武侯之恍然悟歟

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中丞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巫臣楚申邑大夫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宁蘇之言也中歸與仲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疑謂惑又決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憂武



王規濟曰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衆非謂實弘也

李及泉曰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無禮驕人而器局小也徐匡岳曰爭事

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舉也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何不忘記汝所傳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寬寬弘也自用好自務其用也慎謹密也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辯矣汝又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但務寬容此乃出于善惡無別汝何以為美也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禮也器局小也書曰自用則小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

乃均敵者尚氣之事非人君之量也

沈几軒曰執贊還贊等語王荆公已有辨然亦不可不知終是

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
好自用則必不委任而與之爭事均敵者尚氣之事非人君之量也彼其慎也是
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周公聞之謂過一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無其壅蔽故問日也
事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物事也不見士則無所聞無所聞則
少則意淺矣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
吾語汝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
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贊而見者
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禮臣見君則不還贊敵者不敢當則

羅念菴曰上士中誠車之故可尊為之貌下士既為執贊之礼惧失賢士之心故厚為之貌尤加謹恭敬也

還之禮尚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
往來也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
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
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十人與三十人雖尊敬未得賢至百人
人千人然後乃得三人以故上士吾薄為之貌
明接士不廣無由得賢也下士吾厚為之貌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
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
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
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

汪有泉曰下謙
下也示知益也
孔子之土喻以
地之博厚而萬

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
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
也語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
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
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
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
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
民也書載孫叔敖舉于海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
未知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深相之而

呂子

姓呂名不韋濮陽人為陽翟大賈時秦異
人質于趙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也取
邯鄲妓與之有孕獻之異人歸生子政為
始皇以呂易嬴也始皇尊為相國封文信
侯乃集儒書著為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
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無能增者世傳
呂覽即此書也

。本生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始初也能養天之
所生而勿撓之謂天子撓猶戾也天子之動也以全
天為故者也性也故事也此官之所自立也正官

諸子春日養天
之所生即是金
大即是天子之
事

康對山曰引時
事為餘

龍德子曰以水
性喻人性水性
澄之則清人性
養之則壽是性
乃一篇之張

也自立官者以全生也生性今世之惑主主謂
從也也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為立之矣多立官致
亂象于度故以害生也也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
失其所為立官之法也也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為修之矣秦若
也也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所以也天水之性清
自亡也亦失其所為修兵之法也也人之性壽物者
土者扣之故不得清扣讀曰骨扣之故不得壽扣亂也亂之物也者所以養性
也非所以性養也物者貨賄所以養人也世人日非所以
性養也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夫無為

羅近溪曰老子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
何甫

袁三孝曰聲色
滋味所以養性

身役物有為者則以物役身則不知輕重也喻輕
故曰惑者多以性養物也也物重不知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若此
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為君悖以此為臣亂以此
為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假令有幸且
也也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嫌嫌快已聽之則使
人聾必弗聽以聾故不有色於此目視之必嫌以盲故不有味於此
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以盲故不口食之必嫌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以瘖故
也是故聖人之於身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

然貪欲過制以
性養物則以取
禍聖人不以身
後物不便于性
明去之

鄒東原曰此下
是天全人和之
妙精之所感
天而天潛地而
地可上可惜不
獨不憚故曰全
德

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
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惑日夜求幸而得之則
道焉道流逸不道焉性惡得不傷惡安也萬人
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埤的也衆人所見會弓射之故曰
無不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章章明美中也
也以便一生生無不長便利也利其生性故生長久也故聖人
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身天全則人和矣
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
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洪天不言四時一

那香螺曰高而
不驕可以守貴
滿而不溢可以
守富性不知持
益知足之道故
士于亡

謀而當不慮而得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
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宇宙區宇之內言其
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裹猶囊也若天地然
其德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不載故曰若天地然也上為天子而不驕當
不載故曰若天地然也下為匹夫而不悒悒讀憂悶
然此之謂全德之人其德行升降無貴富而不
知道適足以為患不知持盈止足之道以至不
知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貧賤
不能致情欲之物故曰難也于禮無出則以車
為于身無關故曰難欲過之奚由也

張起日三惠
即七發不特
舉其至近者言

之

左傳曰古人
謂老時許由方
因善終時皇
阿周時伯夷漢
時四時皆不肯
高貴者
林尚默已莊于
云名著實之實
實也

入則以輦務以自佚人引車曰輦出門乘車入
命之曰招蹙之機招至也蹙機門內之位也

日務以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

老子曰五味實口使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

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靡曼細肌美色也皓齒詩所謂齒如

鈇犀鄭衛之音以其產辟戎亡故曰伐性之斧者也三患者貴富之所致

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

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夸虛也非以為輕富貴求

保性之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虛名也以為其可以全生禍福不可不察

重已

呂子

陸廉伯曰全重
養生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

故也倕堯之巧工也雖巧無益于已故不愛之

之利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崑山之玉燔

故也二夜色澤不變玉之美者也江而愛已之一蒼

漢有夜光之明珠珠之美者也璧小璣有之利故也

璧小璣有之利故也蒼璧石多玉少也珠之不

愛之者有之為已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

大矣吾亦我有有 myself 也天下之利有我如我

亦大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所

矣貴所賤

楊升菴曰夫生
者尊于天下者
也聖人順之故
能保其真

管子重己

卷十

呂子

重己

三

汪南溪曰養生多有些意此獨重切懇至

唐荆川曰此即慎之而反害之之証也

人雖尊為天子不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
足以比已之所賤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
易之論其所輕富而所重人雖富論其安危一
曙失之終身不復得貧賤所以安也富貴所以
其所以安終身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無為
不能復得之也故曰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
有道者之所慎也時止則止而反有害之者故曰不
達乎性命之情也守慎無為輕貴重身當時行則行
達乎性命之情也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猶見害
故曰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
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有殊弗知慎

王槐野曰弗知慎者即太惑

者師警師目無見者也故挑子以糠糠其育昧
自解謝咎過而反徐步窺兒于堂夫弗知慎
故曰有殊弗知慎者也殊猶甚也言不能未
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別知也未
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非其所
謂是此之謂太惑已之所是衆人之所非也故
所是也故曰未嘗非是已之所是衆人之所非也
所非而以此求同于已者也故謂之太惑若此
人者天之所禍也禍咎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
此治國必殘必亡以其天之所禍也不死不夫
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感召之也感召之也以壽長

徐匡岳曰察其
召之者即孔門
之辨惑二字

林尚默曰以引
牛喻養生可順
不可逆

至常亦然。亦以仁義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故曰不察所召也。召之者不仁義。壽長自至。殘亡應行而至。故則其至不可禁矣。禹湯罪已。皆已自召之。何可禁禦。此論不可不熟。知也。使鳥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逆也。鳥獲秦武王力士也。能舉千鈞。勳讀曰單。單盡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捲而牛恣所以之順也。恣從也。世之人主貴人主。謂王者諸侯也。貴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人謂公卿大夫也。視活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王者貴人所行。淫後縱欲暴虐反戾也。

吳翰菴曰官室
飲食衣服皆有
過不及有過不
及便有陰陽之
患

天常不順。生道日所施行無不倒逆。其生雖欲長生。若鳥獲多力。倒引牛尾。尾絕不能行。故曰欲之何益也。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適猶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歷。歷逆寒。多陽則痿。痿能行也。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患害是故先王不處大室。為歷不為高臺。為痿味不衆珍。為傷衣不暉熱。暉讀曰厚。暉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達也。味衆珍則胃充。充滿胃充則中大鞫。鞫讀曰食氣為懣病也。肥肉厚酒。爛腸之食。此之謂也。中大鞫而氣不達。達不達。

徐子與曰五者也
之物可以養性
聖王未嘗廢之
但適其情性而
已不處大室不
為高臺味不衆
珍衣不燂熱節
乎性也

以此長生可得乎言不昔先聖王之為苑囿

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為宮室臺榭

也足以辟一作燥濕而已矣築上方而高曰臺

炎濕謂雨露故曰其為與馬衣裘也足以逸身

足以備之而已矣逸安其為飲食醢醢也足以適味

充虛而已矣醢音地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

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

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節猶和也和適其情

王鳳洲曰人之生無有不養者但有輕有重

人之養生無有不慎者但有順有逆如其慎
之而反害之是大惑之召死亡也慎之何益
欲生而反逆之是犯陰陽之患也欲之何益
故順則聖王之節性逆則桀紂之死亡而已
矣也

陸良山曰開口
便出正意

歸震川曰以釣
弋喻道

歸震川曰以水
木禽獸喻功名
之不可得逃

功名一作由道

呂子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淮南記曰人世非正
為蹠也蹠而為往故

曰不可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影響也響隨之呼則
響應之推此言之故

功名何可得逃也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
餌香也七尺曰仞

良也弋繳射之也詩云弋
鳬與鴈下猶墮也

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
其在四表皆為夷也

戊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水泉
方有反舌國本在前水倒向喉故曰反舌

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

郭青螺曰直從大處起議論經世之談

王槐野曰四喻長短參差不齊而意自足又以正意一句入之為五奇謂奇

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才過百人曰桀故
 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豪千人曰桀故
 所行可歸本也故曰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
 不悲無其中心故彊令之為道也可以成小而
 不可以成大虛稱可以為致顯實難以詐成虛
 正醯黃蚋聚之有酸黃美也黃故能致徒水則
 必不可水無酸故不以狸致鼠以水致蠅雖工
 不能不能致也以茹魚去蠅蠅愈至茹讀茹船漏之
 益不可禁禁止也以致之之道去之也致之者茹

閔中堂曰以致之之道去之也

王鳳洲曰此見暴君正則民歸如影隨若民無所歸是去之之道也

可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去之殘暴也以致
 也也罰雖重刑雖嚴何益淮南記曰急濬利錮非
 非百王之治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民
 也故曰何益也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處居也
 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察猶今之世至
 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鈞等也
 也也欲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亂武王以
 仁義伐之故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傳曰
 日不可不異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
 平化謂之治以亂止亂何治之有故民無走則
 行不異亂雖欲信利民無肯歸走也

王者廢矣

夫民以王者為命王者以民為本本無所走命無所制而不廢者未之有也

也暴君幸矣民絕望矣

以無明天子故暴亂諸侯以為幸也民無所于救

命故絕望

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

歸震川曰以命不可易美惡不可移立喻所以縮上起下

以不相分

分猶與也

若命之不可易

仁義

賢不肖不可

惡之不可移

堯舜為美桀紂為惡故曰不可移也

桀紂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

王視野曰龍逢比干之死益彰桀紂之惡是不

殘義損善曰桀賤仁多累日紂賢主于行何可虛得

關龍逢王子比干能

能與之登名也

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

子比干紂諸父也王

諫也桀紂皆殺之故曰能以

而不能與之賢名

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也

名固不可以相分必

由其理

為善得善名為惡得惡名故曰必由其理

鄒東廓曰此篇望聖王賢主務所以歸豪傑

與民也篇中曰道曰德厚曰賢名而未以一

理字結之見由其道正所以由其理也章法

精奇簡短可喜可誦

樂者音聲之所由也。其於人心也，如水之於魚，木之於蠹，不可離也。故君子居則聽樂，行則聽韶。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節也。樂者，所以象天地之和也。禮者，所以象天地之節也。樂者，所以象天地之和也。禮者，所以象天地之節也。

○○適音

呂子

耳之情欲聲。欲開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心不

越後客曰題本
適音而首借目
目參說以五
官旋相為司故
也

耳不聽之。音雖在前目之情欲色。欲視心弗樂五色在前。

弗視。視心不鼻之情欲芬香。欲芬香之心弗樂

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欲美心弗

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日鼻口也。樂之弗

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

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于和心。和心在于

行適。適中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

楊升菴曰人情
有四惡四欲得
所欲即是適心

袁元峰曰此處
正講適音見適
心在于理勝而
適音在于調其
太鉅太小太清
太濁四者則適
矣

而惡天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
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干勝
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
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
在于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
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
嫌以嫌聽小嫌聽譬自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
詹足也詹讀如澹然無爲之澹不詹則窅窅不
以危聽清則耳豁極豁虛極病也不豁極則不

物載以喻吾人
萬物皆備而
若虛也

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
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
者其猶土也

陶石蕡曰超然之才絕倫之識瀟灑出塵如
驪足之逐遺風

空明以應音
道與政通故

也本始月作
也本始月作
也本始月作

觀風之變

元峰曰此處
講理音見通
在于理勝而
在音在于調其
鍾大小大音
清四者則通
樂也
前對音動實而
則鍾公節音人

國不實曰雖然之木絲命之端蕭然出壘時
昔其節土也
無坐限立無取限人言參其也而不息為入干
野甘泉焉樹之而正聲蕭蕭草木無言禽鳴音

鄉東廊口音有
輕重長短即宮
商角徵羽也此
之謂也

李空桐曰聲音
之道與政通故
觀其樂即知其
政此段只就季

鑒不鑒則竭鑒察也太清無和耳太濁則志下
以下聽濁則耳不收越散不收則不特不特別
怒不特不專一故大鉅太清太濁皆非適
也不鉅不小不濁得四者之中乃何謂適
也為適此四者皆言其大故曰非適
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
輕重之衷也三十斤為鈞百黃鐘之宮音之本
也本始十黃鍾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
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
安以樂其政平也民聞其樂亂世之音怨以怒

此觀樂扁參看
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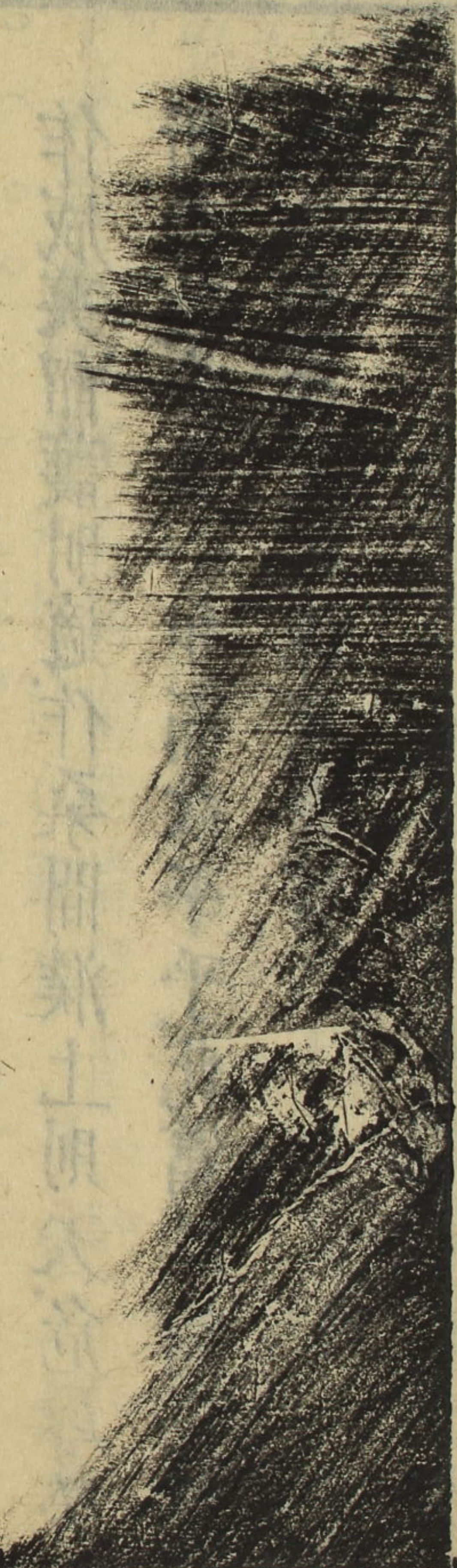
王樞野曰樂能
移風平俗如舛
彈五弦而解民
愠

歸震川曰推原
先王制禮作樂
之初意出來經
世之作

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危險猶凡
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風俗定而音
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
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于音樂以論其
教。論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
乎音者矣。文王之廟肅然清靜貴大饗之禮上
玄尊而俎生魚。大饗饗上帝于明堂也。玄尊大
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本古得禮也。故曰有進
味。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

之欲也。將特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平正也行

郭青螺曰。古聖王作樂。以振淹滯。以宣湮鬱。
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故
作咸英韶護。則適作桑間濮上。則天危辱勞。
所必致。安能心和而政平乎。此篇議論痛快。
文字簡潔。讀之竦然警省。



。精通

呂子

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

伏苓是屬連也淮南子曰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一名女羅詩曰焉與女羅施于松上

慈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毋也以有慈石故不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

引也樹相近而靡或輶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

愛利民為心利心在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

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天下皆延頸企踵立而望

洞于民使夫賊害于人人亦然為賊害人故人

負而去之不遑安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

汪南漢曰兔絲之有茯苓慈石之引鐵精相通也以喻君民相通切至

王漢陵曰二引更刻最

林尚默曰德字正此篇眼目

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將見攻也。神先告身在乎秦所親愛在于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記曰慈母在于燕適子念于德也者。萬民之宰也。主宰制言精相往來者也。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十五日盈滿在西方與日相望也。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虛蚌蛤肉隨月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形見也。群陰蚌蛤也。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表荒裔之民法聖人之德皆飭正其仁義化使之然。

孫月峰曰三誠字正典精字相應

楊南峰曰以前俱議事至引証尤為委曲
羅明仲曰此段力發精誠之感藏于此而發于彼

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先也。飲羽飲真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所見無非馬者，視之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鄺研也。鄺研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鍾姓也。子通稱。期名楚人。鍾儀之族。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

諸子真生

卷十

呂子

精通

王蓮岩曰到此
斷結有大力量

妄鳳阿口申喜
聞乞人歌而悲
動顏色蓋精氣
之相感也

昔爲舍氏觀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度量而
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
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
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
發乎人豈必強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
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于顏色謂門者內乞
人之歌者人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
其母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體
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

陳五岳曰收結
精細

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
相救憂思相感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
骨肉之親神出于忠神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
待言哉

王鳳洲曰首兔絲二引言氣相感也又攻者
砥厲五兵二引言精神先往來也又蚌蛤一
引言虧盈之應也又養由基三引言誠動之
也又申喜悲乞人而遇母言同氣之所使也
全篇總見兩精之相得而文之精神可謂溢

于滿楮矣

士節

呂子

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殺身成臨忠

忘利道而用之造生行義惟義所在必不生視死如

宗方城曰先賢而後叙事

歸也易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

以其義高在大一國之君不能得友天子不能

得臣也堯不能屈許出周不能移伯夷漢高不

能致四皓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

人者也定天下舜禹周棄是也定故人主之欲

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務勉賢主勞

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得賢而任之故齊有井郭

劉見華曰此戰國俠士之徒侯廟田光之類也

沈君典曰叙事有体而非郭辭金受粟足占其樂無俟頭託之日始知為豪品也

騷者結果罔捆蒲葦織屨履一作以養其母猶不足也猶尚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于當義能死故不苟免也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齊君有間也出奔過其郭騷之門而辭辭者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適之也晏子曰見疑

楊升菴曰僕為豪士淡淡不言之意大忠似慢

材茂貞曰前後兩扇毋扇結語玉潤雙流

于齊君將出奔奔走也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行去也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仇其難仇當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託退

方明齊曰此時
宜白虹貫日

胡相泉曰齊君
因北郭騷之死
而自刎子

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
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
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驛傳
之以死。曰。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
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施非郭騷不得其人爲不
知上也。又不知非郭騷能爲其殺身
以明已。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
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

楊升菴曰。齊貌辨于郭靖君。馮煖于孟嘗君。
侯生于信陵君。皆能奮其豪氣。以圖報効。未

有以頭托者。其以死白人之忠。能集事也。賢
于聶政。荆軻。要離。諸人矣。然必待死而後能
白人之忠。能集事也。又後于齊貌辨。侯生。諸
人矣。

孝行

呂子

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唐何曰身治

未之有也故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

人也務猶求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衆多

務其本也務本莫貴于孝孝為行之本也行于

人主孝則名章樂下服聽天下譽譽樂人臣孝

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孝于親故能忠于君

忠此之謂也處官廉孝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

也此之謂也臨難死君父之難視死如歸義重

也身輕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用耕天

王楓野曰孔子云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即此意

李西庵曰論人
四句即孟子所
云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是
也

之分地之利衣食足知榮辱故守則堅戰必克無退走者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軒轅帝顓頊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有虞也紀猶貫因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一術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先本後末孝術而後及所疏先近後遠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所重謂其親所輕謂他人今有人于此行于親重而不簡慢于輕疏則是篤謹孝道有人行孝敬于其親簡慢于輕疏者是厚慎孝道之謂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先王治天下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

林見素曰自古
聖明王以孝
治天下如舜盡
事親之道瞽瞍
底豫而天下化
天下之為父子
者定此論得其
大旨

劉劍華曰引此
段相連說正歸
重于孝上

敬盡于事親光耀加于百姓加施究于四海極也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敬畏居處不莊非孝也莊敬事君不忠非孝也忠正莅官不敬非孝也莅臨朋友不篤非孝也篤信戰陣無勇非孝也楊子曰孟軻勇于義勇而立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成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商湯所制法也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

陳五岳曰養有
五道五者是天
子之孝于士庶
人通別

下也。定安所謂貴德為其近于聖也。所謂貴貴為其近于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于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于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于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立父母全之，子弗敢闕。闕猶毀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為孝矣。舟不游，涉行道不從邪徑為逸沒溺畏險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多不使勝食氣修，宮室不上漏，下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

姜鳳附曰：孟子稱舜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為善養。惟天子得以行之，自天子而

目之道也。列別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極目觀故曰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六律黃鍾、大呂、太簇、姑洗、中呂、蕤賓、夷則、南呂、無射、夾鍾、大呂、太簇。養耳之道也。入音入封之音，雜會之。音養耳之道也。以聽耳故曰養耳之道。熟五穀，烹六畜，餼煎調，養口之道也。快口腹故曰養口。之，餼煎調養口之道也。餼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和顏色，以說父母之志意，故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性代更更次用之，以便親。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下則隨分自足
便有隆殺聖人
謂武周達孝者
分明是推其孝
永錫爾類也

李西涯曰能養
能敬能安能卒
視聖人之答四
問若是矣然孝
卒為難如大舜
五十而慕方可
言卒

敢問其故也。故事樂正子春日善乎而問之也。而汝
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
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
無行。咫尺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
非其私有也。獨私獨嚴親之遺躬也。躬體民之本教。
日教。本始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行敬之難敬
可能也。安為難。安寧其親難安可能也。卒為難。卒終父
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禮者履此者也。履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

也。疆者疆此者也。樂自順。一作慎此生也。刑自逆。
此作也。能順行無遺父母惡名故樂生也逆之則刑辟作也

王鳳洲曰。此篇論孝行。在務本。務本在先親。
而後疏。在重而後輕。故三引曾子之論。孝以
証之。末以禮義信強以實之。而先王定天下
之大經。大洪大本。總不出此矣。

邵國賢曰有道之君尊賢禮士以故歸之士之所歸天下從之孟子曰伯夷太公三老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下賢

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倨也。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夸而自卑。為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貧無衣食也。卑為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懼也。懼懼。狠乎其誠自有也。自有有道。覺乎其

不疑有以也

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桀乎其必不渝移也

桀持也不渝變也移易也

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心

之堅因也

明忽忽忽忽

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

空空也空空也

迷乎其志氣之遠也

志在江海之上

昏乎其深而不

測測盡也

確乎其節之不痺也

讀如就就

就就乎

讀如就就

之與其不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

鵠讀如浩浩冥

天之浩假乎其輕俗誹譽也

皆謂體道以天為

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

宗本與物變化而無所

終窮也

窮極精亢天地而不竭

竭盡神覆宇宙而

竭盡神覆宇宙而

無望

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

莫知其始莫知其絕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

其道不可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

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士有若此者五

能小故無復有內道所貴之也

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

近可

作得之矣

去猶堯不以帝見善綏其面

而問焉

善綏有道之士也堯不堯天子也善綏

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綏得道之士

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

人輕道重也

且盡
有道喻襟襟而
且盡

王鳳洲曰此段
純是莊子口吻

董濟陽曰帝三
之色只是高貴
尊龍之色言除
其盈滿之色則
近得師友

呂東萊曰史載
堯見善終非而
而問周公朝窮
巷之七十七家
自古聖明王
莫不尊禮士
故桓公三見小
臣稷尚論之君
子猶有善焉

智而弗若也。若如故。非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
至公其孰能禮賢也。孰誰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
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于窮巷之中。甕
罍之下者。七十人。甕罍以破甕蔽
未遂。造始也。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
而成之。抱少日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
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稷不見從者曰。萬
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
以止矣。止休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

主。驚亦其主驚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
爵。吾庸敢驚霸王乎。庸用遂見之。不可止。世多
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霸功大
滅內行。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猶尚子
產相鄭。鄭大夫子國之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
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于門也。年齒也。子產壺
齒長少相亞。不以尊位而上之。倚置其相之寵
于壺丘之門外。不以加于坐也。故曰倚其相于
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猶全也。鄭國非
伯也。賦于乘耳。而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
云。萬乘復妄言也。見

陶主敬曰魏文侯式段于木之禮是矣而踞于翟璜亦非禮臣之道且以子思大賢而不知師雖有禮士之名而功業所就如此其卑也

索盡也義推其志行以忠與人相極其唯子產乎也唯獨故相鄭十八年刑二人殺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援攀也雖刀之遺于道者莫之舉也舉猶取也魏文侯見段于木立倦而不敢息倦罷也反見翟璜踞于堂而與之言反從于木也翟璜不說以文侯敬于木而慢已也文侯曰段于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實猶爵祿也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也禮敬也禮一作

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荆于連隄東勝齊于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官文侯以上卿文侯畢後與周同姓魏桓子之孫始立為侯文諡也

楊升菴曰首段論君不可驕士下段論有道之上致敬盡禮且不能致况驕之乎末段大意歸重文侯能禮士

[illegible]

子

陳明卿曰先秦文無意于古而自古呂不韋則有意于古矣一字不古不輕下筆

人官有似於此猶君不好治人官職其臣蔽之
人時禁之時有君自蔽則莫之敢禁人官
人官自蔽之者也精飯簞日用而不藏於篋
夜等幾物也日用掃除不藏於篋故用則衰
前人君好治人官之職與飯簞何異故用則衰
動則衰也舉動作

順古意于古矣一字不古不神不準
 刺腹職曰求秦文無意于古而自古曰不準
 千

〇〇勿躬

呂 千

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長故李子曰非

狗則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

人官有似於此作君而好治人官職其臣蔽之

人時禁之人時有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

人官自蔽之猜者也精後等日用而不藏於篋

後等賤物也日用掃除故不藏於篋故用則衰

動則暗作則倦君用思臣職則志衰也舉動作

趨走力役之事則心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

徐子與曰人君
 死為而獨任則
 一人居其逸百
 官任其勞事死
 不樂矣

王鳳洲曰皇官
 不盛百工之官
 趨走

雖聖人知有所
不周力有所不
能勝知人善任
用各當其材而
天下治者不自
用故能用人耳

雖聖人知此言
聖人以能任天

也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虜一作慮容成作曆羲
和作古日尚儀作古月后益作古歲胡曹作衣
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
作舟伯益作井赤萇作白乘雅一作持作駕寒衰
作御士冰作服牛中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
巫著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
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
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人人在其聖
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用其巧能也聖王
在故所以能其所不

下以無能自居
故天下莫不見
其治

焉汝迫曰聖人
明茲日月神合
於太一得天之
精所以不可及

知也所以知之也老子曰不知乃養其神修其
德而化矣無所思慮勞神是養神也無豈必勞
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之始
出極燭六合極井極天太陰而無所窮屈昭乎
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
生無所屈而意不可墮太通也神與通合生道
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
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陽而
也反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莫
本

李九我曰薦賢
為國官子有焉

王鳳洲曰管子
舉賢遊隱庸東
郭子王于城章
五子一富

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各號已章矣章明也管子復於桓公復日望出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寧邀請置以為大田寧邀登降辭讓進退閒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大行官名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以親諸侯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臣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楚歲尹之官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結交也車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

矣而伯王之仕
則獨當之可謂
知人己之閒矣

城父請置以為大司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呂佐王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平邦固也大理治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大理治君若欲治國疆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受管子之令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

王鳳洲曰此見
人不自用而任
人故管才舉為
之用所謂不自

知故明不自是
故得不自用故
有亦是也

餘五言曰未以
名步相保開鎖
極有力

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
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
近之矣凡君也者處乎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
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一作職而
莫敢愉縱愉解縱緩人事其事以克其名上事治也名實
相保之謂知道

徐敞弦曰國家任人則治自用則亂勿躬篇
諱哉言之矣獨恠管大夫治齊所用何精也
及沒而引以自代皆卒使斃齊豈智老而昏

精論

呂子

林見素曰題曰
精論誠有味乎
其言之也

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
好靖者每居海上從靖游靖之至者百數而不
止前後左右盡靖也靖靖一各白宿終日玩
之而不去弄其父告之曰聞靖皆從女居所取
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靖無至者矣勝
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
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
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

宗方城曰一言
也疾不如徐七
不如精七不如
勿其即孔子予

諸子彙編

卷十

呂子

精論

七

欲無言意也

願其口老子
所云多言數窮
不知守終也

王九輝口頌子
即發聲忍俱夫

言乎勿言乎精微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
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
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
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紂多
之心不能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
弗能窺矣窺猶見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
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伯雪子
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
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一作

予之道也夫子
參前倚衡即也
言萬敬也目聲
而是何待言哉

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
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也聖
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
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
守縣大夫皆稱公子建為費無極所譖出奔鄭
與晉通謀欲反鄭於晉鄭人殺之許而末行晉
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報父之仇許而末行晉
人伐鄭子西子期率師收鄭於怒曰鄭人在此
讐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微言微言曰
言陰謀密事也孔子知之故不應之白公曰
若以石投水奚若喻微言若石沈孔子曰没人
能取之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

楊升菴曰此言
微言不如不言
不言又不知知
真

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淄澠齊之
易牙齊桓公識味臣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
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
知言言仁言義言忠信仁義大
行於民民欣而戴之則可用也
不得知知謂則不以言矣以微言言者謂之
屬也謂不仁不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
故至言去言義去不仁不
至為無為乃無為無為
因天無為天無為而萬物成乃
有為也故至德之人能體之也
則未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
末小也白公
不能蹈無為

夢應南曰桓公
內得賢助外得
賢相此齊之所
以治也

孟鳳剛曰伐莒
伐衛二事皆不
以言

遂行其志殺于西子期而有刑國樂公子高率
方城外衆攻自公九日而殺之法室法室司寇
也一日浴室齊桓公合諸侯合會衛人後至公
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人衛姬望見君下
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
請對曰妾望君之人也足高氣疆有伐國之志
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問管仲而
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
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
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

羅一峰曰暗夜
燭燎見夫人與
管仲皆以舉動

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
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
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曰襄公使人於周曰
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
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道於周也
宣公文公之子驪也按春秋經襄公以魯僖三
十三年即位至魯文公六年卒無十三塗為祟
之言也魯昭十七年傳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
事於洛與襄弘謂劉子容猛非祥也其伐戎乎
陸渾二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倣戎九月
陸渾人不知師師涉自棘津使祭吏先用牲于洛
二於楚也計襄公卒至此乃九十六年曆世以

矣按傳晉頃公也此天子許之天子周朝禮使

者事畢客出襄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
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容武色殆有
他事願公備之也言襄公周襄王時也襄弘乃景王敬王之大夫春秋之末
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
而隨之涉於棘津襲郕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
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襄弘則審矣故言
不足以斷小事唯知之謂者可為

杜見晉未結
勿言以兩句
了提

楊升菴曰此篇統說不言而喻之事人之精
莫白不可掩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理之先
見者何必於詞令文告之諄復間為察也

卷之下

晉果於今事矣因今於下
公問文也
天子信之
夫厥誠然三金

